

## 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風月鑑 第十回 謎罵 春愁

話說到了上元佳節，媽娘這幾日就忙著叫人制了燈屏，又叫人去買了各樣花燈，都買來了。媽娘叫人各處花庭亭閣俱以掛起來，又掛些在樹枝上，又擺些在各處假山上並各處花塢地下。到了這上元之夕，媽娘請了引香眾人一齊俱來看燈，引香眾人都來了。媽娘同著去看，看亭上是百合花燈，又擺著三仙燈、百壽燈、二龍戲珠、三鳳朝陽各燈，樹上又掛著各樣飛鳥燈，假山上又擺著蓮花燈，地下又擺著幾架鰲山燈。又到了明月清風廬，見正中圍著燈屏，裏面掛的擺的各樣花燈不一。引香看屏上貼著燈謎，就叫拾香、宜人、阿絮俱來猜，拾香說：「這貼個白紙條，沒有字，打《西廂》二句，這是個甚麼？若是一句，必是‘盡在不言中’了。」引香想了一想說：「我猜著了，拿彩來罷！」媽娘讓姐姐說說：「若不是的，如何給彩哩？」引香說：「這是‘你不言，我已省’。」拾香說：「這個謎連出的猜的都有了。」媽娘送了一串金珠夾苧香的香串。阿絮又看著一個是：「教書代行醫，打《詩經》一句。」阿絮說：「我猜著了，是‘大夫君子’。」媽娘送了吳綾一疋。宜人又看了一個，是畫了一個似龜非龜的東西，駝著一個碑，那駝碑的前爪拿著一面大鑼，打《詩經》一句，送紅緞一疋，銅雀瓦硯一方。宜人想了一想，不解，又叫拾香、阿絮、引香俱來猜，都不解。宜人向媽娘說：「我們實在不知道這個，你向我們說罷。」拾香說：「莫問他，我定要這一疋緞子，一方硯瓦。」又想了一時，笑道：「這個謎真真有些意思。」引香說：「我也不解，你知道嗎？」拾香說：「是‘其樂祇且’。」引香說：「怎麼像？」拾香說：「上二字‘其樂’原是借‘鑼’字之意，下二字‘祇且’，你想這‘且’字像個甚麼？」引香說：「真真像個碑。」宜人說：「這我們如何解得？要能解，還要去問那會敲大鑼的。」說著大家都笑起來了。媽娘說：「莫猜罷，我們來敲鑼鼓罷。」拾香說：「我是耍彩的。」媽娘說：「已備齊了，等我過一時著人送去。」引香說：「宜姐、絮姐、拾香他三個都不會敲。」媽娘說：「娟姐、姮姐、娉姐他們都會。」引香說：「你方纔出這個謎，叫誰敲大鑼誰肯敲呢？」媽娘說：「這有何妨，等我五娘來敲。」就鼓鼓通通敲了一個‘富貴不斷頭’，敲完了又吃了酒，纔各自去了。一連頂了幾天，燈節畢了。不覺到了清明時候，鄭氏著丫頭來叫媽娘。媽娘見了鄭氏，鄭氏說：「我這幾天心裏不甚舒服，你明日去給你父掃墓罷。」媽娘就向鄭氏說：「園中奚家姐妹並那些丫頭們，天天在園裏也是悶悶的，何不叫他們同去？一則乾姐妹也當去給父親磕頭，丫頭們也當去的。」鄭氏說：「好。」媽娘就去叫家人，備了幾乘大轎、小轎，又到園裏向他們說了。第二天各各都收拾齊了。媽娘看引香、拾香、宜人他們各穿單袂，俱是湖綢、貢緞、蘇綾、春羅等衣，一齊出了園，到了大庭，上了轎，往埜地去了。

到了埜地下了轎，家人擺上供養，一齊都行了禮。媽娘同著眾人各處看看，見那柳條垂金，桃花如笑，碧草鋪錦，李林堆玉，引香說：「弟弟，你看這些春景如何？」媽娘說：「最妙，最妙！」引香說：「可恨，可恨！」媽娘正色問說：「姐姐此言胡為乎來？」引香說：「你想，這春光斷不能為人長留，到了夏天，雖然綠樹濃蔭，青山翠疊，似乎茂盛之氣過於春天，而一番嬌艷之色，鮮妍之態，情致纏綿，楚楚動人，則不及春遠矣。此故何也？猶人之愛博而情馳耳！到了秋天那寥寥落落；到了冬天那枯槁槁，這春也不知那裏去了，徒叫人愛春的思春，豈不是這春天故意惹人牽連，到不如不見之為愈也。」媽娘說：「這也是沒法。」引香嘆口氣就轉過臉來向阿絮說：「我們回去罷。」宜人、拾香說：「娉姐、娟姐怎麼不見？」一時見媽、娟手裏拿著許多野花來了，姐姐、關關、窈窕也掐了些桃花、杏花拿著。媽娘說：「你們看窈窕折了一枝杏花扛在肩上，映著他這個瘦瘦的臉，紅紅的腮，又搭上映著碧香色的袂衫，白綾畫墨的百蝶裙子，遠遠望著，祇怕那會畫美人的也畫不上來這幅春艷圖。」說著一齊上轎去了。

到了家，都到上房見了鄭氏，又都到園裏各自去了。到了晚上，阿絮手提著一個玻璃燈球，到了明月清風廬，問：「相公可睡？」娉娉說：「方纔睡下。」媽娘聽著，連忙說：「快請絮姐進來。」阿絮進來了，媽娘就要起來，阿絮急急走上床去，將媽娘按住說：「可莫起來，冒了風不是頑的。」媽娘就睡下說：「有罪，有罪！」就問說：「絮姐這時候來作甚麼？」阿絮說：「引小姐、拾小姐請你明日去做會。」媽娘說：「做甚麼會？」阿絮說：「兩個小姐同我跟宜姐商議明日送春，又請這邊各位姐姐明日或是著彩綢，或是用柳條花朵做成各樣人馬，明日帶去。」說著又挨著媽娘的耳朵說：「我在上頭聽說替你訂解元夫人了。」媽娘笑著說：「沒有的事，我纔出服，你莫來戲弄我了。」阿絮說：「當真，還聽說是個姓許的，他父親在外頭做知府纔回來，又聽說他家怎麼跑了個小廝，說隨前是個姓胡的說進來的，他家老爺回來將姓胡的打了一頓。」媽娘聽了這句話，說：「噯呀，是我害了你。」阿絮說：「這與相公甚麼相干？」媽娘說：「不是你纔說給我說親鬧的嗎？」阿絮說：「不是因為這個，因為小廝跑了。」媽娘說：「不管他，你且去罷，我要睡了。」阿絮站起來就要走，媽娘說：「娟姐、姮姐來，你兩個送絮姐過去，這夜深了，看他害怕，你兩個回來有伴可以不怕的。」娟、姮同阿絮去了，一時回來了。

到了第二日，媽娘就催著娟、姮他五個各制了彩綢、柳花人馬一齊去了。到了聊寄齋，引香四個人接進去，引香說：「我今日請你來替這春光送送行，這對面亭子上就當個餞別的長亭。」坐了一時，一齊上了亭。引香叫拾香去叫丫頭將果盒子捧來，放在亭內小圓桌上，上設了一個座位。一時娟、姮、娉娉、關、窈都來了，引香接著他幾個，一齊將各制的小綢人、小綢馬，柳條編的小馬、小人，上頭又插些花，都放在亭外地下，宜人、阿絮也去將各制的小人小馬都拿來放在亭外地下，媽娘說：「這儀仗不全。」引香說：「是了，這是群花的，沒有花神的。」又叫丫頭拿些彩綢、柳條來，引香同著他們著彩綢粘了小八人轎、八個小轎夫，又粘了一輛轎車，又粘了許多小人，趕車的、打執事的，又粘了兩小旗、小傘、小幡、小鑼給他拿著，又將柳條編了些小馬給人騎著，駕著車，都放在亭子外邊，一齊都到亭子內坐下，媽娘向上邊座位上說：「春哥哥、春姐姐，你們回去了，明年早些來我家，引姐姐、拾妹妹並娟姐、姮姐、娉姐、宜人、絮姐、窈窕都是時時刻刻想你的，就是我這不才，也不敢忘了你的。」又斟了一杯酒說：「你也不要想我們，莫想瘦了，你明年來，我們都不認得了。」引的眾人都笑起來。引香說：「你倒有些婆子氣。」媽娘說：「你們都不出聲，這春哥哥、春姐姐如何知道呢？」說著又下來向上邊作了一個揖，說：「恕我不行全禮了。」引香說：「莫鬧笑話了，坐著吃酒罷。」吃了幾杯，媽娘忽然掉下淚來，拾香說：「你這個人真是瘋魔了，常解元好好的，哭甚麼？」引香說：「我知道。」媽娘祇當他真知道昨日胡小廝的話，就說：「我是為你們送春惹的。」拾香說：「不是的，祇怕是哥哥想吃乾母的酒罷。」媽娘說：「也不是的。我是想春光去了，古人說‘天若有情天亦老’，可是天為無情方纔不老。這春也是無情，為何也有老的時候？人家詞上說：‘春光老’，你我們這些人不是草木，焉能無情？這‘老’之一字是難免了。可憐我們今日送春，不知可被這春笑煞我們說，‘我春光去了，還有來的時候，你們倒青春，一去卻再想來就不能了’。」媽娘說到這裏，大家都轉喜為悲。正在感慨，忽然來了一個丫頭，說：「奶奶請相公。」媽娘就去了。

見了鄭氏，鄭氏說：「前日有個人來替你說親，是姓許，在三山街上住，現在做知府。這家沒有兒子，祇有這一個女兒。這家原是在杭州住，新搬來的，是我們家的表親，因為住的遠，所以不常往來。我想甚好，不知你可願意？」媽娘說：「這些事自是母親作主，母親看著怎麼好就怎麼好，何用問兒子呢？」說畢，坐了一時就回園來了。

到了園，看他五個都回來了，娉娉問說：「奶奶請你作甚麼？」媽娘笑了一笑說：「沒甚事。」到了晚上，媽娘祇推著說天熱了，屋裏人多更熱，叫娟、姮、關、窈都到那邊樹子裏去睡，他四個都搬去了。媽娘到屋睡下，娉娉將燈挪遠了些也睡下，媽娘說：「我如今也不想活了。」娉娉說：「這從那裏說起？」媽娘說：「你們有事都瞞著我，我成個孤鴻落沙灘了，活著有甚麼趣？」娉娉說：「我沒瞞過你。」媽娘說：「你既然是真心，不瞞我，就發個誓。」娉娉說：「我有事要瞞你，就立刻死了。」媽娘說：「這不瞞我，姐姐果然是真心了。」就問說：「你家富春小姐到底如何？」娉娉不答應，媽娘說：「我這園裏的神最靈，你不說，一時就要犯誓了。」娉娉說：「我前日不是向你說了嗎？」媽娘說：「那是說個大概。」娉娉說：「這一細說，我也說不

上來。我又不會寫真，畫個小照給你看看。」又說：「我那小姐的丹青卻是第一，詩才也是第一，祇怕引小姐未必是他的對手。」媽娘說：「我南京解元常敏，乳名媽娘，排行五娘。」說著又披衣坐起，合掌念道：「阿彌陀佛，是那有這樣福分！」娉婷說：「怎麼說？我不懂。」媽娘大笑了幾聲說：「我沒發誓，我可要瞞你了。」娉婷又問他，他就始而裝睡，忽而真睡了。

到了第二天，丫頭來請媽娘，媽娘就到上房去了。見了鄭氏，鄭氏向他商議納聘的話，又叫李立請陰陽排日子，今年秋天迎娶。又過了幾天，納了聘。不覺到了秋天，天天忙著，各事備齊，又將明月清風廬收拾做了新房，將娟、姮五個挪在右邊所所去住。不知這過門如何熱鬧，且聽下回分解。